

《雲南全省輿圖》稿本及其奏報問題考辨

章 影 白鴻葉

內容提要：本文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礎上，對《雲南全省輿圖》四套稿本進行詳實的考辨，提出對輿圖奏報制度的認識。

關鍵詞：雲南全省輿圖 輿圖奏報

筆者所知，清光緒年間因“大清會典輿圖”編繪的《雲南全省輿圖》，目前有四套，分藏於西南民族大學圖書館（1套，不全，21冊，簡稱“西南民大本”）、雲南省圖書館（1套，不全，12冊，簡稱“雲南省圖本”）、國家圖書館（2套，全，均分別為四函、26冊，簡稱“國圖甲本”、“國圖乙本”）。我們通過對四套稿本的考辨，提出對輿圖奏報制度的認識，祈請方家指正。

一、西南民大藏《雲南全省輿圖》

西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《雲南全省輿圖》^①，係清光緒年間繪製，寫繪本，二十一冊（卷），省、府、直隸廳、直隸州附圖說，州廳縣列分圖表。紅色包背，綫裝，書衣貼金黃緞面，各冊均墨書題名《雲南全省輿圖》及相應分冊目錄，各冊內另有詳盡的卷首目錄。版框為朱絲欄四周雙邊，圖框亦多用朱絲欄稿紙，但部分圖幅用烏絲欄稿紙，如雲南府分冊，包括其屬廳州縣輿圖、圖說、表格，皆黑框、黑字、黑綫。兩種稿紙裝冊的外形一致，但尺寸不同，朱絲欄稿紙冊外形尺寸30×21cm；烏絲欄稿紙冊為28×21.5cm，略小於前者。以京師為中央零度經綫，版框正上方和左邊側標出經緯度數，同時計里畫方，全省總圖縱十六格，以百里計方，府州廳總圖縱八格，以五十里計方，州廳縣分圖縱十六格，以十里計方。

據《雲南全省圖》附圖說《雲南通省疆域記》，其政區範圍含全省十四府、五直隸廳、三直隸州。本套圖冊尚存雲南省十一府、五直隸廳、二直隸州、六十廳州縣。均以點綫表示行政區劃的界綫，府（直隸廳、直隸州）、廳（州）、縣圖有統一的圖例符號。缺澄江府、楚雄府、順寧府和廣西直隸州四府州的圖幅。

分冊書衣和卷首目錄均墨書“01585”的數字，當是原收藏單位對本套輿圖的統一編號。正楷抄寫，但有地名、經緯度數字，甚至貼簽備注等明顯挖補校改的字樣。如，對各府州縣“電綫”及其走向，以及“厘局”關卡的標注，這是本套圖冊較為特殊的地方；注記字體與綫條，明顯與圖內字體不同，較為潦草，應該是添改所致。雲南省及各府、直隸州、直隸廳總圖後，均附沿革考、疆域考（或附土職疆域考）、山鎮考與

水道考圖說各一篇。州廳縣分圖後則附七格表，簡要說明州廳縣的沿革、疆域、天度、山鎮、水道、鄉鎮、職官等方面的內容。

圖第十九冊（卷）“普洱府上 普洱府全圖”，其《普洱府全圖》圖內貼一浮簽曰：“此府圖係光緒貳拾年所繪，其沿邊界綫係照初次履勘委員之圖辦理，至貳拾壹年伍月底，奉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，開奉旨準將猛烏、烏得讓於法國等，因惟時圖已告成，今奉飭催詳送，理合加簽聲明。”又，圖第二十冊《寧洱縣南圖》補簽曰：“寧洱縣分圖，其沿邊界綫係光緒貳拾年，查照初次履勘委員之圖辦理，貳拾壹年伍月奉旨將猛烏、烏得讓歸法管，惟時圖已告成，現奉飭催，理合加簽聲明。”圖內所注“猛烏”二字為改寫，一處有挖改的空缺，可能有遺落。又見，《思茅廳東北圖》補簽曰：“此圖係光緒貳拾年繪成，貳拾壹年伍月底奉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，開奉旨準將猛烏、烏得讓於法國等，因查兩烏轄境，本有隸思茅廳者，其地在思茅東南、東北兩圖內，現在劃界未竣，因奉飭催，理合簽明。”《思茅廳東南圖》亦補簽曰：“此圖內亦有猛烏、烏得兩土司轄地，現在劃界未竣，未能詳考，理合加簽聲明。”

據補簽文字“此府圖係光緒貳拾年所繪”、“此圖係光緒貳拾年繪成”，故製圖年代的上限應該為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，最晚不超過補簽聲明的時間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五月底，且此時猛烏、烏得兩土司屬普洱府寧洱縣、思茅廳，仍畫在清朝政府的版圖內。

具體而言，西南民大本有以下特徵：1. 無繪製人信息，無首冊例言。2. 普洱府二冊，《普洱府全圖》、《寧洱縣南圖》、《思茅廳東北圖》、《思茅廳東南圖》內，均貼有關於光緒二十年已繪成圖，因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准總理衙門奉旨將猛烏、烏得劃屬法國，劃界未明，理合聲明的白簽。3. 唯雲南府一冊用烏絲欄稿紙，書衣目錄題“雲南府全圖 昆明縣 富民縣 宜良縣 嵩明州 晉寧州 呈貢縣 安寧州 羅次縣 祿豐縣 昆陽州 易門縣”，圖內均題為“×××與圖稿”字樣，如昆明縣與圖稿、易門縣與圖稿等，與其餘各冊均用朱絲欄稿紙相異。4. 圖冊裝幀精美，寫繪嚴謹，但因蟲蛀殘缺，保存較差，僅存 21 冊，圖面及表格文字有明顯的挖補添改痕跡。

二、雲南省圖書館藏《雲南全省輿圖》

據雲南省圖書館目錄卡片摘錄：“雲南全省輿圖（清）龔啟蓀等纂輯（清）陸德浩等繪圖 清光緒間寫繪本 存十二冊。”

雲南師範大學朱端強教授親檢《雲南全省輿圖》，並在雲南省圖書館《雲南地方志目錄》單行本中，摘錄了相關著錄：“《雲南通省府廳州縣輿圖》，不分卷，十二冊，清雲南官署編繪，清末楷書精繪奏報附本”。這是雲南地方存留錄副的奏報稿本之一。

綜合朱教授摘錄以及段潤秀副教授核對的詳細信息，雲南省圖本具有以下特徵：

1. 現為修補本，新裝藍色封面，共 12 冊。
2. 題名為《雲南通省府廳州縣輿圖》，原稿無書名、作者、目錄等信息，原稿亦無挖補之處。書名為後人所題，現有《目錄》為整理、修復者所編。目錄中某些行政建制名稱已發生變化，如嵩明縣、陸涼縣、馬龍縣、宣威縣、維西縣、劍川縣，改州

或廳稱縣。此當為後來人整理輿圖誤改，非原圖原樣。

3. 首冊為圖例、算例，第一冊《目錄》之後，原稿並無《圖例》或《凡例》字樣，但有條列內容若干（約7—8條）。原稿有《算法八條》，子目內容存《用算法則》、《用尺算道里例》、《用黃赤距緯例》、《求各府州縣相距烏道》、《求太陽出入》（以下殘）。

4. 全書皆用朱絲欄稿紙寫、繪而成，黑字黑綫。第三冊“雲南府”，並無“雲南府全圖”。昆明縣以下各《圖》，皆題為“××縣（州）輿圖”，無“稿”字。

5. 普洱府之《圖》有“浮簽”凡四見，各在《普洱府圖》、《寧洱縣南圖》、《思茅廳東北圖》、《思茅廳東南圖》內，其中，第九冊《普洱府圖》右上粘貼一簽，文字、款式全同西南民大本之《圖》，唯書“烏得”為“猛得”。第十冊《寧洱縣南圖》右上方，原有一浮簽，現已裱入新頁中。但字跡不清，內容略同於《普洱府圖》。其餘兩圖同西南民大本，但書“猛烏、烏得”。朱教授認為，《普洱府圖》浮簽所書“猛得”，或為筆誤，當為“烏得”是也。

雲南省圖本既為地方留存的錄副本，那麼，它與西南民大本如此相似，二者有怎樣的聯繫呢？

三、國家圖書館藏《雲南全省輿圖》

據國家圖書館輿圖組編《輿圖要錄》著錄：“6230 雲南全省輿圖/（清）龔啟蓀等纂輯；陸德浩等繪圖。一繪本。一畫方計里不等。一〔清光緒年間〕。—26冊；31×21.5厘米。一本圖係依據清會典館圖式測繪之全省輿圖，凡102幅，其全省總圖為百里方，府、廳、州總圖為五十里方，各縣分圖為十里方。總圖皆附圖說，分圖皆附圖表。”^②

實際上，國圖藏有兩套《雲南全省輿圖》，最明顯的區別亦以普洱府、寧洱縣、思茅廳等處貼白簽與否，及首冊有無職名為據，可分為“國圖甲本”（無職名且無白簽），“國圖乙本”（有職名且有白簽）。

1. 兩套圖均26冊，分裝四函。乙本首為職名、凡例、算例，甲本沒有職名，只有凡例和算例。其他每冊內容都總體相同。

2. 乙本（有職名）第一函第一冊中職名部分，首為測繪雲南通省輿圖纂輯銜名，包括督辦官、總辦官、提調官、纂輯官、測算官、繪圖官、履勘邊界官、核對校算膳寫官、測繪學生、履勘邊界學生、核對校算膳寫學生。國家圖書館所定作者是根據纂輯官和繪圖官。纂輯官是賞還原銜革職前貴州修文縣知縣龔啟蓀等，繪圖官是在任候選府經歷正任雲南昆明縣典史陸德浩等。

3. 兩套圖的裝幀形式是一樣的，也與西南民大本、雲南省圖本紅色封面包背，綫裝，金黃色書衣，墨題圖名的裝幀相同。但也有最直觀的差別，即乙本的包角用黃綾裝裱，紙質白軟；國圖甲本的書衣上繪有四周雙邊的框，包角用藍綾，紙質黃脆，圖的第三、四函破損較嚴重。兩套圖尚有些細節區別：

（1）書寫上，乙本（有職名）略顯大氣，甲本（無職名）的字體稍小、緊湊，顯

得謹慎。

(2) 個別內容上有差異。如乙本（有職名），第一函第一冊首為“雲南省圖”，甲本為“雲南全省輿圖”。乙本的“大理府全圖”中無“厘稅局卡”四字，甲本的圖裏則有此四字；大理府下冊中乙本題有“太和縣輿圖”，甲本則是“太和縣輿圖”。可能因寫繪者不同而有別。

(3) 乙本（有職名）有沿用舊圖圖幅，在新圖中直接粘貼的情況。比如，原圖是一葉紙對摺，對摺綫朝外裝訂，粘貼情況是把前後兩葉的對摺綫劃開了，分別去掉半葉，再補上圖，使其和前後剩下的半葉粘貼。如第一函第五冊中“雲南府全圖”的各州縣圖明顯為舊圖粘貼，富民縣、宜良縣、嵩明州等圖的正面右上角寫有“×××輿圖稿”的字樣。這些明顯泛舊的圖裏，電綫均是用很虛的紅綫所劃。第二函第五冊中楚雄府南圖、楚雄縣輿圖、定遠縣輿圖、姚州北圖、姚州南圖、鎮南州輿圖也有粘貼的情況，曲靖府冊中“南寧縣輿圖”有明顯粘連痕跡，貼圖上寫有“南寧縣輿圖稿”字樣。陸涼州輿圖、馬龍州輿圖、尋州輿圖、平彝縣輿圖、宣威州輿圖也都是貼圖。此外，第一函中趙州輿圖、賓川州輿圖，第六冊中臨安府北圖、建水縣東北圖、建水縣東南圖、石屏州南圖、河西縣輿圖、嶧峨縣輿圖，也是貼上去的，但沒寫“×××輿圖稿”字樣。

被用作粘貼的舊圖紙張略顯陳舊，均為寫繪，朱絲欄稿紙，推測這可能因為編纂者嫌繪製麻煩，偷懶所致。這樣表明乙本（有職名）的圖還有另外一套底圖，甚至這些圖不一定經過精確測量，可能採用了原來舊存圖的摹繪本。

(4) 甲本（無職名）的昆明縣圖多了三條電綫，易門縣圖中將“一碗水塘”變成“碗水塘”，當是抄寫之誤。陸涼州輿圖中有“石子廠”山，圖說曰：“在州西南四十里，南界路南州，鋪上河自此發源，西北流入鐵池河。”在乙本（有職名）中為“石子坡”。此類現象在其他圖中還有，但跟所附圖說對校，基本上都是乙本出現誤差，而甲本正確。

(5) 乙本（有職名）的一套圖中在《普洱府全圖》處貼白簽，圖內和簽上均題“猛烏猛得”（其他各圖都是猛烏烏得，包括圖說正文內容）：“此府圖係光緒貳拾年所繪，其沿邊界綫係照初次履勘委員之圖辦理，至貳拾壹年伍月底，奉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，開奉旨準將猛烏、猛得讓於法國等，因惟時圖已告成，今奉飭催詳送，理合加簽聲明。”此處稱“猛烏、猛得”，與雲南省圖本同。

可知，雲南省圖本與國圖乙本，《普洱府全圖》簽內均出現“猛烏、猛得”的題記^⑤，均稱《雲南全省輿圖》為“雲南省圖”，故兩套圖的底稿相同；從均稱“猛烏、烏得”，且有“×××輿圖稿”，都在昆明縣圖中多了三條電綫來看，則西南民大本與國圖甲本的底稿相同。這樣《雲南全省輿圖》實際地方二套，中央二套，儘管中央的保存完好，地方都有殘缺，但這樣完整的一一對應的關繫，還是不多見的。

此外，與之相關的，抗戰期間，由日本人出面利用“庚子賠款”的一部分資金，組織王重民、謝國楨、向達、譚其驤、羅振玉等各學術領域的中青年傑出人材，將北平、華北、東北各高校圖書館藏書、私人藏書、國外藏書中古籍善本，加以提要，今見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（稿本）》。其中有記：

雲南全省輿圖，不分卷，清光緒繪本，清龔啟葆等纂。啟葆，雲南人，光緒間官貴州修文縣知縣，因事革職。此圖為滇省進呈會典館之稿本，而為啟葆所主纂者，圖共百有一幅。首列總圖，各府及直隸州之下，領以所屬各縣散圖。圖式悉遵會典定式，以畫方計里之法，省圖定為縱十六格，每格當度之半，為縱黍尺一百里；府廳州圖每幅為縱八格，每格為十五分得四分度之一，為五十里方，八方共容南北距四百里；散州縣圖每幅為縱十六格，每格三分得二十分度之一，為十里方，共容南北距一百六十里。各圖均注有經緯線，並注明北極出地度分，經線注明偏西度分，均以直線開方，頗可免北斂南侈之嫌。而計里亦甚密，各圖雖未經實地測量，但亦頗精詳，尤以州縣散圖更為詳密。凡一地之山鎮、市集、橋梁、渡口、礦廠、關隘、驛站、塘鋪、電綫、厘卡、關稅、防營駐扎等，悉皆注記，而省圖及府圖，更有說以考沿革、疆域、山鎮、水道，大致皆據道光《通志》為之，間亦有所考論。如論境內諸江源委，於《通志》及陳澧之《漢志水道圖說》諸書，尤多正誤。徵引甚為廣博，持論皆極精確，至州縣散圖，則附以表，載沿革、疆域、天度、山鎮、水道、鄉鎮、職官等，蓋亦取材於志乘者也。前有凡例及算例，亦皆極有條理，實邊地輿圖之佳本也。^④

此處，提要作者提及凡例、算例，未詳補白簽一事。此可能為上奏到會典館之圖，極可能為國圖甲本（無職名無白簽）的提要，所敘內容亦與其餘三套稿本相似。不管怎樣，這是關於《雲南全省輿圖》最為詳盡且評價甚高的一份文獻提要。

四、《雲南全省輿圖》奏摺對於輿圖奏報制度的啟示

清代地方輿圖上報中央，多以奏摺與圖幅並呈的方式，上報的輿圖與奏摺的關繫，類似於輿圖及其圖說，為我們理解中央與地方的信息溝通，甚至透視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權衡，有著重要的啟示。輿圖若能與奏摺珠聯璧合，這是厘清輿圖繪製時代與繪製內容的直接證據。

所幸筆者檢閱到光緒二十二年（1894）雲貴總督崧蕃上奏輿圖時的奏摺，知上述四套稿本均為光緒會典輿圖編修的稿本之一。

奏為全省輿圖告成，先行送館查核，恭折仰祈聖鑒。事竊查光緒十五年，準會典館頒發格式，詔令測繪《雲南全省輿圖》。十七年，續頒表格及表格正誤，均經前督撫臣行局委員辦理，並通行各屬遵辦。十八年，各屬圖說漸齊，復委通曉中西算法，留心輿地之員入局辦理，並因西南邊界今昔不同，專派測繪員生前往勘辦，又另派通曉夷文言語之人同往翻譯。暨委善後局提調綜理其事，督率各員，擬定纂輯凡例及測量布算諸例，仍遵定章，以李兆洛、胡林翼所刊《一統輿圖》為藍本，參以雲南舊志，招募在籍候選人員及聰穎生監，勸辦布算繪圖諸事，俾三角八線之法不致訛錯。滇省前因開化、臨安等府沿邊劃界購有西洋測量儀器，今復另置中西象限、紀限各儀，先就省城測量太陽高弧之緯度，推究月食時刻之

經度。迨中西儀器所測吻合，然後推及各府廳州縣，就地勢之高下，方位之正斜，幅員之廣狹，疆界之交錯，村落之大小，一一測量較準；再將職官之廢置，山鎮之脈絡，水道之回環，太陽出入之時刻分秒，晝夜之贏縮短長，以及鳥里、人里之錯出，古今名之混淆，一一勾稽，事事考核，開方比例，繪成圖說。歷一年餘，而總散草圖始成，復分發各屬，飭地方官督同紳耆書吏詳加覆勘，訛者正之，漏者補之，疑似者反復以考驗之，歧異者詳細以印證之，折其衷而歸。於是不泥於舊，惟證以今，往來駁詰。又歷兩年餘，而圖始定。雲南通省凡十四府，五直隸廳，三直隸州，七十四廳州縣。遵照定章，省圖以百里為方，府圖及直隸廳州圖以五十里為方，廳州縣與管理錢糧自有轄境之佐貳，圖均以十里為方，共繪省圖一、府圖一十有四、直隸廳州圖八、廳州縣圖七十有四、州判圖一，省府廳州圖之後，綴以疆域、沿革、山鎮、水道考說各一篇，廳州縣圖後，亦以七格表式將沿革、疆域、天度、山鎮、水道、鄉鎮、職官，立表纂輯。此次校勘概屬從詳，訛誤悉已刊正。其陳陳相因，無稽之說，概從節刪，各土司則附見於該管府廳州縣，不另設圖。裝訂四函，首以例言，計二十六冊，已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告成。嗣因普洱府之思茅廳、寧洱縣所轄猛烏、烏得兩土司地，奉旨讓歸法管，議俟交割立界完竣，如何定綫，另繪圖說，再行送館。現奉會典館迭次嚴催，未便久待。茲將普洱府、思茅廳、寧洱縣等圖加簽聲明，並同各圖先行諮送查核，俟猛烏、烏得立界事竣，再行另繪諮送匯辦。惟滇省地處西南極邊，郡縣多設自雍正以後，又經兵燹之餘，既無文獻足徵，兼無案牘可考，界連緬甸、暹羅、南掌、越南等處，山高嶺峻，水土惡劣，瘴癘尤毒，語言文字不通中國，測量考訂、計里開方，本非易事，在雲南尤難。其人辦理之難，迥異腹地，並因兩烏立界未竣，以致諮送稍遲等情，據善後局司道會同署布政使湯壽銘詳請，奏諮前來，奴才覆加確核，委係實在情形，辦理亦尚精密，除與圖專差諮送會館查核外，謹恭摺由驛具陳，伏乞皇上聖鑒訓示。再雲貴總督係奴才本任，毋庸會銜合併陳明，謹奏。

朱批：該衙門知道。^⑤

崧蕃在呈報軍機處的奏摺中講述了編修《雲南全省輿圖》的艱辛過程，先後設輿圖局、善後局，派測繪生、夷語翻譯人員，購置中西測算儀器，第一年繪成草圖，再分發各地履校核改，共歷三年始成；又值法國以干涉還遼有功，妄圖侵佔猛烏、烏得二土司地，中法劃分邊界的爭議未定，會典館迭催交圖，所以將輿圖貼簽說明，並專差遞送會典館查核，上呈的奏摺則由驛路專遞軍機處轉達皇上。上述奏摺文本類似一篇圖說提要，四套稿本與奏摺內容非常符合。且從奏摺上報的途徑可知，因中法邊界的爭端，倉促間上報的會典輿圖稿，實為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五月的成稿，祇在有爭議的部分貼簽說明，上報到中央至少有兩套，分存會典館和軍機處。這就是目前國家圖書館藏兩套完整《雲南全省輿圖》和雲南省館、西南民大藏圖的來由。

通過對四套《雲南全省輿圖》的考辨，我們得到關於輿圖奏報制度的啟發。首先，封疆大吏的奏摺主要遞送至軍機處，中央出現兩套奏摺附圖的原因，主要在於事涉中央的兩個不同部門。從現存國家圖書館這兩套完整的輿圖看，其函數和內容非常相似，

但也呈現出細節上的差異，最明顯的是有無職名和是否貼了白簽。大致可以推斷，這是兩套同時呈報，但由不同中央官署收錄的輿圖，二者之所以不同，也就在即將審閱它們的人的不同。可以這樣認為，粘貼舊圖的國圖乙本（有職名）者，上報軍機處，要讓皇帝知道雲南邊務繁雜，參纂者勞苦功高；且事因中法劃界而起，自然應該有簽附內，佐證奏摺所謂“惟滇省地處西南極邊，郡縣多設自雍正以後，又經兵燹之餘，既無文獻足徵，兼無案牘可考，界連緬甸、暹羅、南掌、越南等處，山高嶺峻，水土惡劣，瘴癘尤毒，語言文字不通中國，測量考訂、計里開方，本非易事，在雲南尤難。其人辦理之難，迥異腹地，並因兩烏立界未竣，以致諮送稍遲等情”。

封面書衣繪框（這一形式與後來成書的《大清會典圖》封面完全一致）、抄寫工整的國圖甲本（無職名）者，應該上報會典館。既然要編繪“大清會典輿圖”，不能再用舊稿，也不能偷懶，需要小心寫繪，以便來日謄錄入新會典中。至於為什麼不見貼簽一事，比較不好推測。我們認為原圖應該也有貼簽，不知是當時的編繪者圖省事，還是別的原因，這套輿圖居然沒有貼簽說明兩烏劃界之事，有點出乎意料，從西南民大本這套來推測，原圖應該有簽，方合常理。所以，我們不排除後來的人對兩套圖冊重新進行過整理的可能。

其次，輿圖奏報中央，地方一般要作相應的錄副存留，且成為地方編繪志書的信息來源。我們從上述四套輿圖的考辨得知，事出中法劃界之爭，地方存留的兩套，與中央的一一對應，頗具代表性。其中，西南民大本的雲南府屬輿圖一冊，是唯一的烏絲欄稿本，當與經過實測有關。這亦是西南民大本為最早母本之一的重要證據^⑥。西南民大本流落四川的經歷，為我們追蹤《雲南全省輿圖》的流向提供了線索，限於篇幅，筆者將另文探討。

（本文係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青年教師基金項目“四川省館藏古地圖的調查和研究”（11SZYQN18）的成果之一。筆者在寫作過程中，得到雲南師範大學朱端強教授、西南民族大學李宗放教授、紅河學院段潤秀副教授、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趙愛學博士，雲南省圖書館、西南民族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老師們最熱忱的幫助，謹此致以誠謝！）

注釋：

- ① 四川省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編：《四川省高校圖書館古籍善本聯合目錄》，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38頁。屬史部地理類之“輿圖”，著錄：“雲南全省輿圖二十一卷 清□□編 清末抄本 民院”。
- ②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：《輿圖要錄》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488頁。
- ③ 一般外交檔案和地方誌記錄中，常見“猛烏、烏得”的稱謂。參考方國瑜：《普洱府屬猛烏烏得兩土司之事跡》，《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》下冊，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1262—1266頁。據方國瑜先生指出，猛烏、烏得傣語原稱“猛烏納、猛烏得”，簡稱“猛烏、烏得”。那麼，地方官員可能在上報時將名稱誤寫為“猛烏、猛得”，其具體原因俟考。
- ④ 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（稿本）》（雲南全省輿圖不分卷），齊魯書社，1996年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稿本，第七冊，第359—360頁。
- ⑤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：《宮中檔光緒朝奏摺》第九輯（《故宮文獻特刊》），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二年

五月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74 年，第 739—740 頁，雲貴總督崧蕃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奏摺。

- ⑥ 按：國圖乙本《凡例》十則之一“求緯度”載：“今雲南府屬各州縣緯度俱系實測高弧，依金華張作楠所定黃、赤距緯表，按日加減所得各州縣緯度，俱與康熙中臺官所測北極高度無甚出入，至各府廳州縣緯度亦一律照辦。”《算例》記載：“由太陽午正高弧定緯度法，由月食時刻定偏西經度法。”

（工作單位：西南民族大學旅遊與歷史文化學院、國家圖書館古籍館）